

西村京太郎作品集(一)

十津川探案集

杨 军 译

赌命复仇

西村京太郎，本名矢岛喜八郎，1930年生于日本栃木县，后到东京求学，毕业于都立电机工业学校。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得机会观察了各种人的心态，为他的日后创作提供了素材。综观西村京太郎的作品，有以下特点：第一，西村京太郎善于从寻常的生活中来挖掘重大题材。第二，西村京太郎把侦破的范围固定在特定的场合。第三，西村京太郎编织故事悬念迭起，谋杀方式则取连



珠海出版社

赌命复仇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杨 军 译

XICUNJING
TAILANG

西村京太郎，本名矢岛喜八郎，1930年生于日本栃木县，后到东京求学，毕业于都立电机工业学校。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得机会观察了各种人的心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为他的日后创作提供了素材。综观西村京太郎的作品，有以下特点：第一，西村京太郎善于从寻常的生活中来挖掘重大题材。第二，西村京太郎把侦破的范围固定在特定的场合。第三，西村京太郎编织的故事悬念迭起，谋杀方式则取连环套式的。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西村京太郎很好地把握了文学价值与大众阅读趣味之间的关系。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赌命复仇/扭曲的人性 /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杨 军, 徐明中等 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2. 10

(西村京太郎作品集; 1)

ISBN 7-80607-975-0

I. 赌…扭… II. ①西…②杨…③徐…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6521 号

西村京太郎作品集 (一)

——赌命复仇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杨 军 译

策 划: 罗立群 田大军

责任编辑: 田大军 陈文娟 帅 云

装帧设计: 田大军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 话: 2222759 邮政编码: 519000

地 址: 珠海市香洲梅华东路 297 号 2 楼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25 字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套

ISBN 7-80607-975-0/1·382

定 价: 30.00 元 (全二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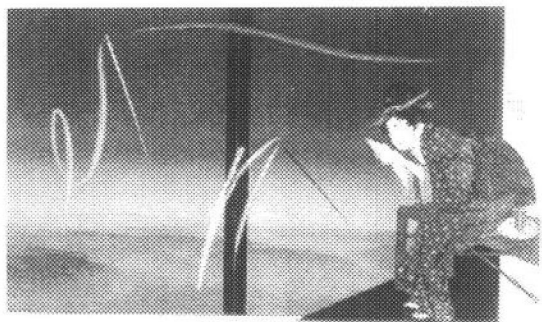
高田是一名律师，在学生时代起就野心勃勃，立志出人头地，且不择手段。

当他大学毕业当了律师后，发现了运输大臣武田的不少秘密。武田是采用非法手段，诈骗了 5 亿日元，行贿选举委员会的有关人员而走上仕途的。但他却食言了，未能向高田兑现承诺的“保密费。”

于是，高田便纠集了同伙向武田进行敲诈，并在武田将要乘坐的“隼鸟”号列车上进行了“演习”。不料被周刊记者青木无意中发现，于是青木被人陷害成杀人嫌疑犯。十津川警部在一个极其细小的环节中发现了破绽，严密推理犯罪的手段，揭示了罪犯的动机。

高田虽然费尽心机杀死武田报了仇，但也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

故事构思新颖，情节内涵深刻，有力抨击了社会弊端。



西村京太郎作品集 目 录

第一章 下行列车“隼鸟”号	(1)
第二章 溺 尸	(24)
第三章 列车时刻表	(47)
第四章 规定停车	(67)
第五章 现场不在的证明	(89)
第六章 五小时之谜	(111)
第七章 逮捕令和逮捕证	(140)
第八章 胁从者	(161)
第九章 临时停车	(185)
第十章 追 踪	(217)

第一章 下行列车“隼鸟”号

当青木踏上东京站 13 号站台时，“隼鸟”号的蓝色列车已停靠在站台上。这就是他预定乘坐的特快卧铺列车。

尽管牵引这 14 节客车车厢的 EF65 型电力机车还没有挂上，但为了供应车厢的照明和冷气，电源车的柴油机已经发出了低沉的轰鸣声。

3 月 27 日，下午 4 时。

虽然下午的阳光很充足，但乘夜行列车总是有些初春的寒气。也许是由于圆顶车厢的浅蓝色的缘故吧。

青木向前面的 1 号车厢走去。“隼鸟”号只有 1 号车厢有单间的卧铺。

“有人了！”

站台的前方聚集着一群拿着照相机、录像机和 8 毫米摄影机的年青人。他们大多是中小學生，而且都是男孩子。青木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早就听说这些自己也喜欢的夜行卧铺列车在青少年学生之中引起了轰动，现在这情景证实了这一说法。

站台上乱糟糟的，有的少年对着列车按动着照相机快门，有的来回转动着摄影机，那神色像是只有拍下卧铺列车

才能感到心满意足。还有的孩子很慎重地支起三角架，等待着列车发车。在这些人之中也夹杂着几个成年人。

青木自己也是作为周刊杂志的记者来采访卧铺快车的。总编要求他乘坐“隼鸟”号到终点站西鹿儿岛采访一下卧铺快车引起轰动的原因。

这张单间卧铺票是五天前弄到手的。这种票是一个星期前预售。但最近卧铺列车红起来了，票很难买到。临行前总编宫下一再嘱咐：

“这是动用了仅有的门路才把票弄到的，全靠你写出有趣的报道了。”

青木从上衣兜里取出票，确认是1号车厢的7室后走进了单间卧铺车厢。

车厢的一侧是宽一米左右的通道，上面铺着地毯，沿着通道并排着14个房间。入口处是列车员休息室，通道尽头是两个厕所及堆放毛毯等杂物的小仓库，前方就是通往电源车和行李车的门了。

7室恰巧是正中间。他开门走了进去，房间实在不宽敞，不过在这必要的最小限度里设备倒很齐全。当做床用的长座席上，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毛毯、睡衣和白布裹着的枕头。地板上放着一双与车厢颜色一样的蓝色拖鞋，一派夜行列车的氛围。车窗是正方形的，大小有1米左右。窗下有一个固定的桌子，打开桌盖，下面是洗脸盆。两个水龙头上分别有H和C的字样。因为乘这趟车的目的就是采访，所以他试着打开标着H的水龙头，一股热水“哗哗”地淌了出来。

青木试了试座席。他身高1.70米，体重65公斤。这在日本人中可以算是标准体型，躺在座席上并不感到窄小。不过对现在身体日益增高的年青人来说恐怕就显得有点窄小了。

对面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镜子下面露出电动剃须刀需用的 AC100V 插座。门边并列着室内灯及冷暖气的开关。最边上的一个按钮则涂成红色，上有“警报”字样，万一出现情况只要按动这个按钮，列车员就会马上赶来。猛然间，青木产生一股想按下去试试的诱惑感，他慌忙转过头去。

左右墙壁上各有一个衣帽钩。在一个衣帽钩上挂着一只压扁的衣服架，一看就知道是个便宜货。他把大衣挂在那儿，拿着相机打开门，差一点儿和一位高个子男人相撞。

“对不起！”青木说道。

然而对方却默默地向通道尽头走去，进了 1 室。这人拿着手提皮包，很像个公司职员。

“真是个冷淡的家伙！”青木轻轻地咂了咂嘴。

人口处的房间也进了旅客，门敞开着。青木往里看了一眼，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青男子正在往 8 毫米摄影机里装胶卷。

他看到站台上拿着相机的孩子们都向前跑去。怎么回事？他下车一看，原来是牵引本次列车的电力机车正在挂车，孩子们要拍下这瞬间的镜头。

一声低沉的声响，EF65 型电力机车与车厢联接上了。青木看了看手表，4 时 30 分。再有 15 分钟“隼鸟”号就要发车，是旅客们上车的时候了。

站台上响起尖锐的铃声，从对侧 12 站台上开往佐世保、长崎方向的卧铺快车“樱”号开动了。少年们为了拍“樱”号发车的镜头，一齐跑往对侧。青木拍下三张孩子们的镜头后回到自己的车厢。

一进入通道他便惊奇的发现：一位年轻的女人凭靠着窗户，那张正眺望站台的侧脸楚楚动人。

二

她竖着浅茶色的大衣领子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台。如果在白天，在银座嘈杂的人群中她是到处可见的平常女性。然而，或许是由于在夜行列车里这种特殊的气氛中的缘故吧，她的侧脸显得特别独特，脸上露出孤单的神情。

青木端起照相机按动快门。在闪光灯的照射下，她惊讶地看着这边，大眼睛里明显地流露出为难和谴责的神色。

“啊，对不起！”青木机敏地挠挠头对她说道，“您的姿态太富于诗意了，不由得使我拍了下来。啊，我是干这行的。”

青木掏出了印有《时代周刊》杂志的名片。她接过名片但仍没有消除疑虑。

青木安抚般地问道：

“您到哪儿？”

“到西鹿儿岛。”这个女人简短地回答一声。

“啊！是终点站。这是夜行列车，所以说终点站更浪漫些。我也去西鹿儿岛，是来采访卧铺快车的。”

青木很随便地聊了起来：

“您在几号房间？”

“8号。”

“好！我的邻居。我不过是想在报道中使用一下您的照片。这样吧，让我从站台上再拍一张您从车窗里向外看的照片。”

青木不等对方回答就走下站台。《时代周刊》是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杂志，颇有名气。对方常常在不知所措之中当了她的报道的模特儿。但当他走到刚才的那个车窗时，那个女人的

身影却消失了。

青木咂了咂嘴，因为是密封式车窗，由站台呼唤对方也听不见。没办法，他只好拍几张家台情景的照片后回到列车上。

通道上刚才拿8毫米摄影机的年青人正对着站台转动着摄影机。

那个女人所在的8室的门关着，小小窗户，里面挂着窗帘。好冷漠的女人！青木边想边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躺在座席上。

不一会儿，发车的铃声响了。“呜”地一声汽笛长鸣，接着是“咣”地一下晃动，14节车厢编组的卧铺快车——下行《隼鸟》号缓缓地驶出东京站。

摆脱开采访这事，青木的情绪突然变得多愁善感了。

“启程了”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掠过。过去去采访不是坐飞机就是新干线。每次出发也都很匆忙，但都不曾有过启程之感。他躺在座席上，眺望着窗外飞逝而过的东京街头。

3月底的下午5时，天还是很亮的，但很快黄昏就把大地笼罩了起来。

发车后马上检票。听列车员讲，单间卧铺是满员。青木点上一支烟，浏览起一篇关于蓝色列车的报道。据报道，日本国有铁道正式名称的特快卧铺列车之所以被人们称为“蓝色列车”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因为整个车体均涂为蓝色；另一种则认为这是仿照法国著名的夜行列车“蓝色列车”而得名。青木觉得后一种说法倒是更有趣味。正在想着，列车到达了第一个停车站——横滨站。

这里同东京站一样，站台上也有一群拿着照相机和录像机的少年们。在这一点上可能哪个站都会一样，有少年们在等待着列车的到来。

大概是到了真鹤附近,夜幕在列车前进的方向降临了。皎洁的月光映在窗上。是一轮圆月。

青木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家家户户黄色的灯在黑暗中向后方飞去。突然也会出现几盏红灯,是派出所或急救医院的吧。闭上眼睛可以听到车轮撞击钢轨接缝有节奏的声响。汽笛时而响起,似乎要撕裂周围的空气。

青木感到嗓子干得厉害就走出了房间。因为洗脸盆的水不能喝,他想起通道尽头有饮用水。

自去年年底到今年,全国很少降雨。尽管雷声隆隆却不见下雨。东京已处在限制用水阶段,特别是雨水少的东海地区,各城市已对居民实行定时供水了。嗓子发干肯定也是空气干燥的缘故。

在通道尽头厕所的地方有供饮用水处。刚才那个拿8毫米摄影机的年青人正在用纸杯喝水。大概与青木一样,也是觉得嗓子发干吧。

回来时,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了隔壁的那个女人,就向8室窥视了一下。

8室的门微微开着,而那个女人不在。

“大概是去餐车了。”青木想着也打算去吃晚饭,就向餐车走去。

2号车厢往后都是被称为二等卧铺的上下两层的卧铺车厢,通道与卧铺是用布帘隔开的。因为刚过7时,乘客基本上没有睡。有的在玩扑克,有的在吃盒饭,有的在看画报。

列车又开动了。小孩子们“吧嗒吧嗒”地在颠簸的通道上跑来跑去。青木感到单间卧铺虽然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扰,但旅行的真正妙谛恐怕在于与人结成旅伴,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在二等卧铺车厢里了。

餐车在列车中部的 8 号车厢。里面基本上坐满了人。女服务员一边匆忙地来往，一边高声喊着：

“请您同桌就餐！”

青木发现了坐在里边桌子旁边的那个女人，就向那张桌子走去。在东京站停车见到她时，她竖着浅茶色的大衣领子，像是有意把脸盖住，而现在却穿着漂亮的粉红色连衣裙。青木在她面前坐下，轻轻地对她“啊”了一声。女人似乎已吃完饭，正在喝着咖啡。她扬起脸看了看青木，但眼神里仍带着为难的神色，默默不语。

“好冷漠的女人！”

青木想着，而又感到自己被眼前这个女人魅力吸引住了。大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带有忧郁之美”吧！那端正的容貌不知为什么使人有一种不幸之感，真是位惹男人注视的女人。他很想知道她阴郁的缘由。

青木按菜单要了盒饭和啤酒后问那个女人：“对不起，您是否有什么心事儿？”

也许是问到她心里了，她把送咖啡到嘴边的手突然停住了，放下茶杯摇了摇头：

“不！”

“那好。不过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有担心事总是挂在脸上。”

“我没什么担心的事情。”

“是吗？”

青木朝着女人笑了。

“可以的话，请问贵姓、去西鹿儿岛干什么？”

“……”

“您是公司的职员？”

“嗯？”

“您，我是想把您的照片用在杂志上，您能告诉我您的姓名和住址吗？”

青木取出笔记本看着这个女人。

她话刚说开头，突然两眼发直。青木觉出那双眼睛透过自己的肩膀在注视着餐车入口。他轻轻地转过身来，只见一位三十七八岁，身穿双排扣西装的男人站在入口处寻找着空座位。

“您认识那个人吗？”

青木的视线转回来问道。但那个女人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出纳处结了账走出餐车。她在入口处与那个男人擦肩而过。那个男人向她笑着说了句什么，而她却扭脸走了出去。

奇怪！青木正在琢磨着，自己要的啤酒和饭送来了。

他要的盒饭为 800 日元。青木苦笑着喝了口啤酒。

“对不起！”

一位男人在对面的座位上坐下。他就是刚才那位穿双排扣西装的人。

青木若无其事地观察了正在向女服务员要炖牛肉的这位男人的面孔。刚才从远处看他有三十七八岁，而近看好像更年轻一些。人长得相当帅。不过他那薄薄的嘴唇使人有一种冷酷感。青木心里琢磨着：他同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呢？

“对不起，您去哪儿？”

男人拿出一个烟盒，那戴着白金戒指的手抽出一支烟叼在嘴上。

“到西鹿儿岛。”青木回答道。

那男人微微一笑：“好啊，我也是到终点站西鹿儿岛，咱们同行。”

“不过，我……”

“您是乘坐1号车厢单间卧铺的吧？”

“是的，您怎么知道？”

“在1号车厢的通道上我好像见过您。也是蓝色列车的爱好者吧？”

“怎么看得出来？”

“因为您拿着相机到餐车来的，所以我这么想。”

那男人微笑着看着青木放在桌子上的相机。

“我是来采访的。”

青木拿出名片，心想对方也会给他名片。

“喔，是《时代周刊》的。”

他好像很感兴趣，把手伸进自己西服里的口袋。

“糟糕，我的名片忘带了。我是律师，叫高田。”

“是律师？”

“我隶属东京律师协会。”

高田说着突然转了话题。

“刚才在这儿的那个女人，青木先生认识吗？”

“什么？”

青木用惊奇的目光望着高田。

“只是看了一眼，好像您同她很亲密。是同社的女记者吗？”

“不，我不认识。我想在写蓝色列车的报道中加上年轻女性的照片会有意思才打听了她去哪儿。”

“那么？……”

“我这个人大概实在不招人喜欢。不过，我倒认为您认识她呢。”

“我？”

高田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您为什么这么想？”

“她刚才看着入口处，神色很吃惊。我转头看时，您在入口处，所以我才这么想。”

“哈哈哈哈……”高田突然笑出声来。

“有意思！”

“我说了什么可笑的事儿了吗？”

“不是。她乘坐的是1号车厢的8室。”

“这我知道。”

“我在隔壁的9室。她是个相当漂亮的美人。我和她搭话。可是同您一样，大概是缺少魅力，碰了钉子。我想咱俩是同样的伙伴，这太可笑了。”

高田愉快地哈哈大笑。

青木没跟着笑，不知为什么他不喜欢这个男人。

吃完饭，青木说了声“对不起，我先走了”就站起身来。

回到1号车厢，他又往8室望了望。门关着，仍拉着窗帘。他又看了看手表：还不到8时。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放在狭长桌子上的笔记本。

三

列车仍以稳定的节奏行驶在夜幕之中。

“在夜行列车上，乘坐着一位美丽而奇怪的女人……”

青木在笔记本上写道。他想，不算坏的开头！在如此气氛的报道中再配上她的照片，连总编也不会有意见。想到这儿他才发现自己的相机忘在餐车上了。

青木急急忙忙返回餐车。餐车的座位比刚才空，高田也已离去。他找到刚才吃饭的桌子，可相机不见了。他慌了，这架相

机是社里的,而且是新产品,要赔的话得需 10 万日元。

“您发现一架照相机没有?”

他脸色苍白地问女服务员。

“相机我们收起来了。”

对方回答。

青木一听,紧张感很快地消失了。

“是这架吗?”

女服务员从现金出纳自动记录器的后面取出一架黑色机身的相机。

“是——是它。多亏您的帮助,谢谢!”

“这是在那张桌子上吃饭的客人送来的。”

“那位穿双排扣西装的男人?”

“是的。”

是他!自己不知为什么不喜欢这个男人,想不到或许是个好人,如果再见面一定要向他道谢。青木边走边回到了 1 号车厢。他留意往高田乘坐的 9 室看了看,门开着但没有他的身影,也许是上厕所了。

青木回到自己的房间,取出钢笔准备将刚才的文章继续写下去。如果把自己将相机忘在餐车上又失而复得这样的一些事件作为插曲写进报道里,也许更有意思。

青木放下笔,端起找回来的相机对着窗外飞逝而过的夜景按下快门。“唉呀!”当他拧胶卷时感到非常轻,好像没装进胶卷。上卷轴轻轻转动,回卷轴是在空转。他打开后盖一看,原来装进去的胶卷不见了!

四

清楚地记得今天离开社里前装进了拍摄 36 张的彩色胶卷,被谁取走了!“是那个家伙!”肯定是叫高田的律师。保存相机的餐车服务员总不至于从乘客的相机里取走胶卷,只能是他!但他为什么要取走胶卷,开这种玩笑?真叫人搞不清楚。

青木无可奈何地装进新胶卷,同时考虑着。一般来说,取走胶卷的理由只有两个:或是讨厌自己使坏;或是胶卷中拍进了对他不利的东西或人。

青木不由得从心底讨厌起这个男人。当然对方也会讨厌自己的,所以可以考虑是他做的鬼。但他为什么不把相机拿走、或者把相机从列车上扔掉。谁都清楚,这样做会给青木造成麻烦,取走胶卷无疑也是一种方法。但有了相机可以再装胶卷,不会给青木造成多大麻烦。假如是这样的话,取走胶卷只能是第二个理由,那就是他认为拍进了使他不高兴的东西所以才取走了胶卷。

青木不记得拍过这个人的照片,因为在餐车上是初次见面。“那么,只有 8 室的女人。”他想到。高田把那个女人挂在心上,曾说过在这趟蓝色列车上见到她,觉得她人长得很漂亮就去主动搭话。会不会在此之前他们就相识,因而盗走拍有她的照片的胶卷?

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干这种事。

她说过是去终点站西鹿儿岛。这趟车到西鹿儿岛的时间是明天下午 2 时 42 分。现在是 7 时 52 分,还有 18 个小时之多。在这段时间里还可以拍她的照片,就是说那个男人的行为